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五

東莞唐順之著

康楊桑顧朱劉文唐祝列傳第七十一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海性度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不可一世是時北地李夢陽倡起爲古文辭而文治大興海繼起遂與齊名兩人皆陝士各自負不相下然意氣未嘗不相善也海既及第四年而當正德改元璫瑾方用事瑾以海爲同鄉蘄海一顧不可得尚書韓文之論諸宦官也夢陽爲草疏瑾恨之下夢陽于獄夢陽有內弟左舜欽泣語夢

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念非康德涵無可以救子者德涵肯爲吾子往見瑋事可解也吾當求救於德涵願子一言爲質夢陽曰死吾自安之吾安能使德涵之往見此惡人而爲我也舜欽曰吾固知德涵之爲人也誼至高子又安能必德涵之不肯見瑾而爲子也強之再三夢陽援筆書片緋曰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餘無別言舜欽持書急詣海海曰瑾吾固不願見者也儻一見而能出李子於獄吾可拘於昔日之康海不爲吾良友一往救耶仰上馬馳至瑋門門者不爲通呼曰我天下

壯人也汝公乃我鄉里門者入白瑾瑾即攝衣出逡延
致上坐海不少遽瑾遂留飲海談笑覘瑾口自古三秦
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見教海曰昔桓温問王猛
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會
猛其誰何温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海讖已因問曰於
今三秦豪傑有幾海默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
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
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
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

李白也海何能爲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昔曹操
憎彌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
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
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也此人罪當誅海卽起出
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卽赦出之
又二年海之母歿李夢陽爲表其墓海誠有所以重夢
陽何知有瑾海亦自守常秩如故其後瑾收人遂指海
爲瑾黨時海艱歸關中言官謝訥以此論罷海矣海家
居鄆中野服放情山水隱於犛妓間有東山遺風久之

大司馬彭澤欲薦之起海峽書以見意曰數年不

馳偶辱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前

布上左右僕自庚午蒙詔之夜即放蕩形迹雖飲酒不

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功置之信以卿人

事一奴僕也蓋素性踈懶偶因官秩羈縻數年若招麻

學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定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

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鬪無狀如彼即或奮然

有慷慨之意隨復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即又飲酒散髮

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

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即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不修飾及今上嗣位又見上之英毅果斷益喜益有自以鄙志當究於此一 時謾論譏說益無忌畏幾踵竒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舍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死一芝事

七封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復舍所冒以而
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即宗元有不同於

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維之操而

迹所宗元與九錫之間仁心此何如也今

所憂者在忽有大馬之死仁小

原惊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

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將瑾者不能得

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御之使饜噉

嶮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

臣蓋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其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小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輩間而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以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也公之高義蓋曰古人內舉不避親而僕之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主於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世之不可以需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

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懇闕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懶散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

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
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
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
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名陷九淵之下每於中
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堯溺
今又不做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一時同黜之人
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
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
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

猶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
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若
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
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
自謂已如此有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嚀爾而與乞
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
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
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惘可一鑒而蓋者公如覺
之則信其爲肝鬲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海同時鄆縣

有王九思者字敬夫弘治初進士爲翰林檢討瑾攬權
時出翰林爲部署練政事九思數月遷長文選亦瑾以
同鄉故瑾敗罷歸與海同以風流自豪所作詞曲小令
秀麗雄爽海不如而海歌彈特妙敬夫曲成海爲奏之
一座傾倒海年六十要名妓百人爲百歲會諸妓了不
受一錢人各持牋乞詩去楊少師廷和弟兵曹卽廷儀
起家還朝過海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
唱新詞爲壽廷儀徐謂家兄君恒相念君但得一書
昔爲道地史局語未畢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

擊之格胡林迸碎廷儀踉蹌走免海遂入咄咄蜀子更
不相見君子以是益知海之不能降志瑾也海之論文
曰古人言以見志性情狀貌皆可求而得之孔子所以
于師襄得文王也不自成家傍人門戶無乃類諸譯人
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哉杜陵人張志道者字
孟獨正德中進士遊德涵敬夫二人間甚相得人言海
卒後佳文章俱爲孟獨摘取去

論曰康對山之救李獻吉也至今學士豔言之妬士之
口善於補砌罰同邪黨何寬也抑孰知時有隆夷士以

正立以權濟乎王敬夫亦肩輕薄時名然既湮足於要
津自難道於清議海豈其比哉夫以蓋世凶邪咄嗟之
頃頃使熄其虐焰而奪其不肖之心是何風槩若彼斯
此步驟可以尺幅見繩乎何惑乎南子之見孔子不悅
於下路也繇斯以談晚節之風流恐又憎茲多口矣

楊慎字用修少師廷和子也少師初艱於嗣禱於神夢
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已而夢送五代忠臣夏
魯奇至曰武臣也復以中庸十八章輔之遂生慎七歲
毋教之書一過輒成誦大父授之易兩句而洽年十八

舉于鄉舉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授翰林院
修撰世宗入繼大統少師以大禮議不合罷免慎率同
官與上爭不能得倡百官撼門大哭上大怒杖朝堂幾
死論戊永昌詳見明倫紀戊居三十五年終慎之世不
得召還初戊之明年聞父病匹馬問道歸省卽還戊又
三年奔父喪撫臣爲疏請乃得歸襄事僅數月晚年借
領戎役携子還蜀僑寓瀘州自還永昌嘗一日歸瀘滇
上有譏之撫臣昂者昂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鑄鎖
來慎不得已至滇則昂已黜敗慎繇是不復歸病寓禪

寺以沒沒年七十二而戍居者半世也慎性既穎敏而又好學又以父居內閣中秘所有書慎無不該覽故我朝稱博學者咸推慎一人所著述有百種其於經史有所証解或與評擊皆有功於世教至謫滇中自以當聖世不復用壯心不堪牢落每欲耗磨之故自汙放有安石東山之僻諸夷酋欲得其詩物不可爭以白綾被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慎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齒重賞妓女購歸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不爲忤其不羈若此重慶

守劉繪貽之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介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琴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蓬蓬日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慎得書嘆曰劉公知我滇中與李中

溪元陽張半谷含唐池南錡三人皆以詩文相友善慎
終遺詩與訣其詩曰魑魅禦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
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
筆今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誰與
傳卒後八年穆宗卽位贈光祿寺少卿元陽大理人以
進士起家爲荊州太守慎嘗語人曰見其貌如臨水月
令人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矇迷頓醒含爲
永昌人與元陽同舉于鄉爲第一人不得第遂不復仕
以書史吟弄終其身

桑悅字民懌姑蘇一狂士也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得讀過輒焚棄曰業在吾腹中亡徒今作蠹魚敢爲人言自况孟軻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嘍何傳或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唯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笑古人之木工忘已事之已拙其大較也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員按水利使者至悅投謁曰江南才子桑悅使者大駭已知悅素延之校書故爲刊落以試悅悅屬筆立爲校補使者大悅服因規之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瀆自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

習非所宜追也自是折節交悅而一時仕路人無不知
有桑悅者年十九舉于鄉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閔道統
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太狂士
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
令觀給曰某先輩撰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
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
善以爲如悅者可與非收者也時悅名在乙榜謝弗肯
仕主選者惡其狂意以爲官爲邑博士會按察視學者
詢濬濬語之曰吾故人桑悅非所以屬吏視也按察行

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對曰亡恙自負不肯迎耳使吏徃召之悅語吏曰悅非可能召使來者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復則不來矣三日入見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曾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脫帽徑出按察憶濬徃日語乃下留之自後相見卽狂甚無不假之詞貌爲包容也御史聞

其名一日語悅曰匡說詩解人願先生有是乎曰悅所
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願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講畢御史出位長揖謝教立
薦之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
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
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
來郡邑間傍若無人王元美論其文如社劇夷歌亦自
滿眼元耳似若質勝於文要未嘗不服其博以是故能
見賞於瓊山云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也弘治九年進士特與湖州系

六縣徐昌穀稱江東三才子遊於李獻吉何仲二人

間若相頡頏爲人高視濶步允遇諸權貴人藐然若常
見之遇山林文章行誼士又俛焉更爲之下旁人趣剛
日待之矣初令廣平入歷郟署出守開封積與鎮守內
臣忤逮繫詔獄謫全州又歷藩臬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引疾乞休復爲當軸者所誚命以布政使致仕又二
餘年起家巡撫楚中督顯陵工成修承天志復不稱吉
遂出南京刑部尚書尋論免宦游所歷州天台衡在

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歸田闕有息園
門多載酒之客風流文雅照映林壑王元美品其才華
在朱鄭之上撫楚時張江陵未冠璘見其文大奇之解
所繁犀帶鮪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王不足久溷
也至今人服其知人之鑒云

朱應登字升之實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爲文自負才
氣其鋒不可撓與顧華玉聯裾都下凌際風雅業已著
聲枕林不能取媚時服執政比人撻顧不喜曰後生不
務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于允號稱文章李不

清銜每以簿書錢穀諸塵務困抑之於是應登則爲

京戶部主事居亡何出爲延平知府應登皆優爲之居

部部理居郡郡理又能以其暇日與文士質經史談

說文藝含英咀華詩歌灑乎盈耳閩中直指使者上其

治行極最京口楊一清時掌銓政擢爲陝西提學副使

一清故嘗督學關中創有正學書院以造多士應登拔

士之高等者作養其中英賢雲集凡數百人風教大行

人材聿興視一清時尤盛聞開封守顧璘被逮亟草疏

欲上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璘治狀如某

事如其事雖昔所稱龍圖不足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速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速矣罪也得無有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卽臣言妄臣其與璘同罪臣昧死上疏往會璘已釋止不上應登性高朗介直不解假辭色於人嘗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以止樽口日哆各挾讒嫉恨不卽穿之幸例調滇焚荒裔羸陞布政司參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卒年僅五十七也

日邑令來謁卞讓而氣絕大奇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刑部正
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正德初璫瑾用事上大夫遷
除無不候謁辭謝麟捧檄便行旣涖任又不修閭甫五
月璫矯旨廢斥爲民麟貧不能歸遂寓居長興邑民具
現郡舉人施侃迎之入湖與山人孫太初宜春龍覓共
結社爲湖南五隱璫誅起知西安轉參政入爲太僕卿
每退食焚香靜坐如禪室相廷和過其門見雙藤倚戶
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太僕廷和嘆賞遣人
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又三年改大理卿刑部侍郎

進工部尚書疏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詔建節慎庫
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時
有近璫求出蘇松督造龍袍麟謂尚衣自有常供請罷
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爲忤勅致仕歸樓坦上蓋謝世
事讀書賦詩而已瓶無餘粟庖無兼味韋布如諸生臧
獲僅給灑掃灌園蔬足不至城市門無俗轍獨文儒有
至則傾倒盡歡人餽之酒則受餽之諸名家翰墨則受
嘉賓時至輒具陳欣賞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
有觴敢以此侑詩有會心之句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

班如自咏曰山堂刺繡五紋披戲以自譽晚好樓居貧無力自營語友人文徵明曰吾其神遊乎子爲我繪一神樓圖自集古詩十六咏以寄况恍若日夕燕息其間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年八十有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空同有言曰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南都尤盛顧華至朱升之劉元瑞皆是也嗟夫南都本六朝地習豈風氣使之耶雖然質文迥變從古然矣江河之趨其誰能不波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籜擇而取之存諸其人耳士攬藝文之轡馳驟于今古之塗何鮑謝之必諧聲于班馬義獻之必步趨于籀頡哉

文徵明名璧又字徵仲吳人也父林成化間進士歷官清白及守溫州卒于官僚屬賻遺金千金徵明謝不受曰不孝孤不敢以生汚逝者人以是謂徵明無愧爲文溫州子也既隸學官鄙習程式章句好作古文詞曹耦非笑之獻論議十四首叙事十五首皆見學士王守谿上謁刺曰昔張籍皇甫湜雖皆一時豪俊於文者然

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曰焉
世遂以其常出韓公之門以爲是固韓愈氏之徒也和
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徵明
於籍湜無能比儔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徵
爲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
門者豈不幸哉守谿大奇之其所與游皆吳中名士如
循吉祝允明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唐寅生同歲
同里徐昌穀且後進皆以詩文書畫擅稱一時傾諸
皆連起科第徵明數試不捷而海內士莫不盡其才力

首稱慕之寧王且貽書以金幣來聘弁及唐伯虎使者
及門徵明驟稱病亟卧不起不與見無所受亦無所
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邱席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
長卿曳裾樂耶笑不答伯虎往已見寧有反形乃佯爲
清狂不慧得放歸伯虎時已爲山人以老徵明困場屋
三十年抱道守志素以文章行誼見知當路大君子南
當應貢尚書李克嗣巡撫吳中特露章薦於朝得授翰
林院待詔徵明爲書陳謝克嗣曰竊聞薦士之難也知
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故以馮衍尹綿之材遭漢世

景畧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得
腹頰馬謖虛名能感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土木
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薦也公卿不薦士久矣
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翹楚特達之士皆
於科舉乎收之毋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薦士也外此而
有舉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筭
其身矣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育
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鞭策不前
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人

口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徵明亦自疑之矣
公領鎮三吳徵明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心
以無階莫得自前明公何所擬知遂錄其姓名露音

於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
一之徵明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
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
以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懷藏道德抱節守貞
明寔非其人即其人將自韜約遠引不令凡
聽人言得之游揚安知其非趙括馬謖周仁
天或

傳所爲損公不小矣公豈不念及此哉乃公之意則有
在也龐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
者自勵耳微明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
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
言則微明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明公三朝舊臣出
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
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微明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
才譎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微明天
不信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微明遂得以白衣被命

列官清禁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歆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譽其誠乎徵明何幸身自際之所爲感公之知飲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昔歐陽文忠公薦蘇明允明允卒以文章名世議者謂明允不負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徵明雖無似今日請竊附於蘇明允期無負爲公門下士耳是時朝中卿大夫熟耳徵明名人人想望其風采莆田林俊故與文溫州相好號通家時起爲刑部尚書每引共談欵語人曰坐上何可無此君楊一清召入爲

首輔徵明見獨後楊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也
而後見我徵明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
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
立弗肯謝楊悵然久之曰老諄甚愧見生人以是益仰
其高品待詔二年預修毅皇帝實錄成賜金幣將滿考
遂乞致仕家居以翰墨自娛有造請者輒曰吾老歸林
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門無雜賓儀部郎陸
師道謝官歸委質爲弟子人笑之師道曰文先生以藝
藏道者也有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吳士先後

輩人人尊重之皆不敢名稱爲文先生年九十乃卒所
著有市田集子彭南京國子監助教嘉和州學正皆精
父業俱歲貢入官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故相夏竦閱
其所射進士策語首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賈董書則
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置二甲第
五官終尚書員外少卿師道亦有文名

論曰王世貞曰吳中人於書必視允明畫則唐伯虎彼
自以專技精請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
能當文先生人不謂伯虎輩乎文先生蓋兼之也余

獨深愛文先生之與兩人友也雅有均麓之美而兩人不能以聲妓之邪好得借微明一顏色嗟乎斯爲文先生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也寅幼讀書日不識門外街陌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爲諸生不或友一人然特之志錚然同郡生祝允明歆其才望而願友之規之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寅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不屑事場屋著廣志賦自見允明曰子必從已願便可視

欄幘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時業子則取舍全
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掄一年力爲之若弗集一
擲之耳明年爲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
舉寅爲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舉人徐經畝欲交知於
寅百金爲壽同舟俱北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謁
聞咽于門儲還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
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故江南
高士也寅以是與經咸得受知敏政門下其春敏政奉
詔典禮闈於是行許二生于明以爲敏政嚮導

詔逮二生下詔獄連敏政并廷訊經覓承服寅亦爲所
株累罷黜爲藩掾計是時經用其富愚抵於此亡怪也
寅以其材若彼豈其喪志若此一飲其患遂阻其齒比
匪之傷從自及已寅旣坐廢自以爲不復見齒士林飯
依佛氏自號六如居士築室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
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有桃花庵歌詠之能令醉士解
頤嘗夢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繇是詩文日益奇蓋稱
一時神品晚年稍欲別成一家之言以冀名世其學務
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

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未
及成章而沒年僅五十四寅有谷友人文徵明書見者
無不酸鼻其書曰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
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
議於朝而壯士爲之微劍良以精之所感木石動容而
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
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
囊泣血群于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設
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

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酷，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宴娭昏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衰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無，付之譚笑。嗚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資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纒，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

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
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言而替斧口
而欄墻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
笑已在虎口庭無繫繫桑日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
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
地涕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
所歸縲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
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瞻者危仇敵知與
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撥墨甑中僕雖孽

言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下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
殺不能再辱嗟乎吾鄉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
年矣錦帶縣髦迫于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
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
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楹
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甌甌破缺衣屨之外靡有長物
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嗞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
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

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
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
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
研磨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
與命期抱毀有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
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
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憊測願歷其後以合
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櫟括摛聞總統百氏叙述
經翔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記之高山沒

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
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鄉男子
閭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
辟若蟬蛸衣棠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
首領就柩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
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
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
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

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駟僭矣吾鄉豈憂懸
糲豆赫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
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萃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豈捐
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
復何哉唯吾兄察之矣寅家世業賈寅父方用寅起家
然竊自嘆曰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寅猶落落
及舉賢科忽遭摺絀又有妬婦斥去之以是落魄逾甚
益任達自放文徵仲與寅少小爲文字交甚相得每規
之正寅輒心伏請隅坐受教然不勝其磊落之氣狂奴

自若過金閨見畫舫一女卽顧已一突悅之知爲吳興
宦蒙婢自譏無聊狀求從門下書傭主人甚愛之已而
以娶求歸主人曰汝肯終留我門下吾當爲汝置室寅
曰主不見棄使小人今日得爲門下犬何幸主人畫出
室中婢眇寅寅請以女卽許之昏之夕女郎謂寅曰妾
向過金閨見似君非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
曰汝肯顧我不能忘情耳女郎曰妾昔見諸少年擁持
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歡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
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寅曰何物女子于塵

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亡何有客過其主人見寅乃
白主人主人大駭請列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并婢
近歸吳中與祝希哲及張夢晉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
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比樂恨不令太白
知之三人皆以風流自豪希哲者允明字也與寅並召
才名舉鄉薦官應天府判書學一時無有出允明右者
正元美品爲明與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人輦金幣索
其文及書者踵至辭不肯見多醉妓館中俠少年爭慕
之從之遊日張酒呼與宴歌爲壽故又好蓄古法畫名

籍或欸客亡所得酒比初直什一二輒售之宦橐可千金不兩年都盡有黑貂裘甚美青女至矣卒鬻之以嘗酒錢窘又稱貸黥者當其窘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累緝可得已小饒更自貴也夢晉者名靈與寅同里問靈才不及寅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耶遊虎丘會數賈飲亭上靈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賈方分韻賦詩靈前請願乞大醉而以狗尾續連舉大白十數揮毫數十首不謝藏踪去賈以爲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畫視寅

差伯仲早逝少傳世允明生而右手指枝自號枝山喜
著書有祝子通祝子雜祝子罪知蚤衣浮物蘇材小集
野記語怪金石契合詩文數百十卷

論曰論者多咎伯虎失足於徐經余曰不然伯虎當宸
濛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
幾人哉且脫屣若此矣矧在志士盛年之秋伯虎肯以
其身徇徐經必不然也或又言文人無行若論司馬長
卿畧其才而第指其竊貨後世無長卿矣夫士負不羈
之才故多違俗之累嗟哉伯虎何失其爲伯虎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六

東莞尹中衡著

李攀龍七子三甫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攀龍自爲諸生業已厭習時師訓詁吐棄之動則嚶嚶古文詞側弁而峨諸弟子不曉何語共指攀龍曰狂生攀龍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旣入官曹務故開簡乃益縱橫千古獨發一識徃徃創獲一辭他人所不解攀龍顧自以爲日新變化可當作者一時操觚士忘其鄙倍猥以攀龍好高求勝何乃有此不可

讀之語駭人耳目且安所用之攀龍日手一編嚮慕爾
切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汚其毫素時同
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令人吳國倫考功郎宗臣
皆一時名士攀龍日相引結文字懽每休沐輒爲社會
私相切劘攀龍咸第蓄之有所著述人人意自得最後
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時又有詩人謝榛者以山
人從之遊京中稱七子攀龍歷自外郎郎中出爲順德
太守人曰文人不達於政攀龍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峇恭請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展興

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
綱矣至郡首務寬民財力請闕種馬場歲賦二十七百
餘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
真定十之三沙河民趨役過客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
息有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奉
龍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請益一傳永年兩邑民役
皆獲寬此其治效彰彰較著者也又其操槩凜凜耻爲
色澤稱其爲文人於是又知蔡龍不獨文士也比三載
數十薦爲畿輔最陞陝西提學副使蔡龍鄉人殷至爲

巡撫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
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已入請曰臺下但以一介
來命否則尺蹠見屬不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
謝過然殷素刻覈傲而無禮久之復以檄攀龍志曰彼
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銓部益其
材名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亡予告異日獨何景明語
異數也歸構一樓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戒門絕
客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能得去亦無所答謝有簡倨
聲嘗爲詩有曰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樓

若十年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博河
南按察使內艱歸尋卒攀龍視同好中獨歛祖世貞
貽世貞言曰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三論一數家稱
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
之文章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
侏儻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後生學士乃唯
衆耳是寄遼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
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累累載路彌培墜則
皆橋足不下橋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難有步趨終不

自施者乎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俾
言而布在方策者耳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
舍所學而從我彼矣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
蟲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余結
此屬辭比事今乃沒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曰
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吳越賦
詩書藏於闕闕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等盥不
川超乘而上是爲難爾故能爲獻吉輩者乃

獻吉輩者乎一日酒間顧世貞笑曰世固無無偶者
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世貞不荅目攝之攀龍乃曰吾恨
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文士態自任誕若此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祖倬南京兵部右侍郎父骨楸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世貞自幼聰敏絕人八
稱聖童七歲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年十八舉于鄉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李攀龍爲同舍郎
世貞一見奉爲知己從游輦下獨其社中二三曹掾每
一操觚自相賞識不以示人間嘗予書攀龍曰僕甚怪

公實持吾輩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祇自辱耳古之人
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
大都以候識其基指淺也藏之名山遠造化非名山弗
稱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爲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

甲 人來還往燕齊吳越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

爲紳先生又六七載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
僅吾于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
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爲人慷慨重氣節
楊繼盛死東市世貞爲歛其屍而歸其喪相嵩大恨之

爲郎九載出爲山東副使督戎青州友人宗臣慙其
予之豸衣一古劍一束帶一爲辭曰足下所督戎者故
齊地也其俗慄悍猾賊惟理作姦群邪藪澤譚王道者
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事取象於物惟豸性爲能
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
束爲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
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
束人矣猶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
之明信故贈君古劍一口明有豹豹幽有魍魎無不靡

之矣又爲賦古劍篇遺之世貞長歌入青州彈劍而齒
諸國門下教諸屬縣申明州里比閭之法嚴保甲勤緝
捕暮月群盜散竄青州父老舉手加額曰表我東海微
王使君誰其當此乎世貞頷又時時無忘攀龍章曰日
鳴鳴亡足談吾直以漆園擬具生以湘纍視子相以腐
令當于鱗以盲史肩子與日自相下上耳第世懋卅年
舉進士父忬總督塞外不能內與相嵩調和思得歸屬
虜入簿薊州嵩遂急持之逮下獄世貞解青齊印走長
安與第世懋叩闕請代父急止之曰毋速死乃翁爲也

則相與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請救不能得而忬竟
死東市世貞誓不與嵩共戴墓樓三載嵩敗死穆宗卽
位世貞兄弟乃得請闕上書訟父冤言殺臣父者本嵩
父子非先皇帝意臣父督兵薊遼効首功八百嵩蔽不
以聞按灤州小失事曲法坐父死詔復忬官世貞依草
野十年薦起大名兵備歷參政按察使又再遷布政使
太僕卿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卽陽卽陽署閒寂世
貞不携家累自比有髮僧日受堂叅而無法可說稍得
靜坐滋味而是時江陵當國荊州地屢震世貞疏引京

房占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江陵以爲訕已大不悅稍
遷世貞南大理隨喉言者斲之改應天尹拂衣歸世貞
以爲文士尚未脫陽九跳奉曇陽子法教以此逃世久
之起南京刑部侍郎尋改南兵部陞刑部尚書乞骸章
三上賜歸尋卒世貞中年好酒懶事頗與世絕乃意常
在千載大事手未嘗少釋常編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
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空卒贈太子少保賜
治葬金五百錠子士騏時爲武選司主事奉遺命疏辭
不許士騏萬曆初進士世懋字敬美父寃旣白出授南

京禮部主事尋轉北遷尚寶丞與中書黎惟敬輩結詩
酒社都人有游閒公子之稱已出爲江西參議遷視陝
西學政尊奉曇陽子遂爲臺省指摘報聞謝政歸久之
起視八閩學政轉參政進南京太常寺少卿卒世貞愛
其文章嘗語攀龍曰家第軼塵而奔咄咄來過人賴其
好飲稍自寬耳攀龍曰敬羨乃召包宗含吳之志稱天
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
奈何不善備之也兄弟稱雙壁世貞所著詩賦文說凡
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卮言二十餘卷世懋有望

崖編窺天外乘二酉委談等書世比宋二蘇云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臣秀

眉豈下目光奕奕傍射豪雋自喜少嘗與客論詩不勝

覆酒盃嚙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客客嘔血而神逾

王初授刑部主事調考功故事吏部自相貴絕不與他

曹卽通臣視諸同曹落落不相偶顧與舊曹攀龍輩疊

疊弄詩文樂也諸同曹共目攝之亡幾臣復咯血不止

謝官歸築室百花洲上案前花鳥便足千古遙望天際

雲飛霞燦指示人曰滿目皆吾筆下文章久之病稍間

復起官調文選轉稽勲負外卽數年間故所從游曹耦
皆外擢臣亦出爲福建參議會倭夷入寇福州臣奉撫
檄監守西門是時城外居民聞倭至咸望城來奔環城
有六門咸閉不內臣曰柰何以吾赤子饑賊也大關西
門入之且令盡肩其所蓄薪穀內城中毋資寇其民見
阻他門者盡轉徙而入且數萬人矣已而寇至城守五
十日斗米不增一錢此數萬人人人積首門內荷臣得
再生也臣坐俾上不解戎衣休沐者踰月是歲八閩人
旣苦倭又苦客兵臣奉臺檄往來諸郡中督理又自苦

一時當事諸大夫於是人人目臣曰此文士中之頗牧也既而秩序當遷則又私相謂曰如臣者何可一日去閩銓部乃爲轉臣副使就督八閩學政臣受命文移郡邑學官弟子曰職不學上采銓臣言命督爾八閩學事乃職則悚容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萬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矣請而釋焉用是上釋皇綸下程聖訓遠采昔典近稽物情爲約

八篇與學官弟子共守之選帝第一辨學第二宏志第
三慎履第四勤業第五談藝第六端範第七誠俗第八
文詞多不錄錄其談藝篇曰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
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楊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
曾之暢也咸炳炳明明十載之所共嗟也然其文馬不
襲左而班不襲楊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
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
於舉業其視文旣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况拾世俗之
陳言庸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

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
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
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葉
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
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故古之言文
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
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
大河魚龍鼉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拚也其清通也如月
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寒而千里一碧冷然內徹也其

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葵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瓊玉鳴琚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絃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葩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克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凜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

衰之繇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幾判矣辟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庸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舍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臣每按部校士坐堂上取試目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且以所爲程義示之所品題亡不人人厭服亡何故疾復作一日坐廳事手書三詩飄飄有御風凌虛意擲筆而逝年僅三十六也徐中行時爲汀州守每入福州州城中有烏石山臣輒與中行

臥山上樂之語中行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茲山位
而始有吾二人哉已又曰吾去吾官若脫屣耳而
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閩士民乃止
其地利焉臣詩好杜甫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嘗白
余采稅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東
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
水可無楫而是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
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
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通

肺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出鳳鳥倏翔
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
毋以之停泚泚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書
古書益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
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
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
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餐與餐時櫛與櫛時几
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
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凋墨放大類童子時所

矣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又與友人論文曰鳳麟之
爲天下瑞也求其耕疇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
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
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責鳳麟乎謂鳳麟
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
卽婦人孺子而笈之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
以爲天下重也而乃謂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
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朝廷可
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耨耜也

可乎哉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與宗臣柔有譽異國倫皆同年
進士中行出守汀州外艱補汝寧俱有能聲歷官至江
西左布政使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有漢孔文舉風士能
操一藝者問衣則衣之問食則食之問求噓薦則爲草
薦書數十函不倦三爲福建藩臬上大夫城西有積水
百頃一山踞之中行爲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輕桃
徐進與僚從欄觴賦詩閩人指謂徐使君何減山荊州
也七子在燕中負輕薄名而中行獨滿長者

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故嘗從中行遊南太學甚相好
入官三載遂謝病歸作百韻詩與攀龍輩爲別一時都
人甚贈炙之元美欄自杜甫氏而後不兩見也性不耐
飲酒世貞間從過飯一肉不能再盞旣復過其鮭菜不
能肉以爲恒青衫褶拖其常繡處時噬殘則縵以絲襪
之家故不貧少爲諸生嘗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世
貞聞而詰之則咲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好言相一
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乃又黥然嘆曰吾當
先子徃有譽先臣六年而歿年三十五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故負才氣見羣龍輩豔之跳踉
闌入社其自品題謂梁徐未遠過宗謝不及之嘗與元
笑及子與飲蔡子木臬副子木自矜其所作夔州諸詠
就席上歌之歌甫發明卿輒軒寢軒聲與歌相低昂歌
竟解亦止其慢世若此從飲社中嘗發酒狂毆子相幾
折齒子相罵之曰狂奴子相有與子鱗書曰憶昔五子
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以白髮負心
梁生以青髮長往俯仰人事但可悲嘆具生亡賴耳目
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于此生此生矯厲

非僕當之幾負矣國倫官至河南參政榛字茂秦臨清人右目眇客游京師攀龍携入社攀龍出爲順德守榛過之守未卽相見令吏先持謁奉白金爲下馬歡榛登怒曰我何忝長卿太守恭敬我不如臨卽令幾何金足爲芻秣費擲之地守至榛詞色轉大惡守不能堪念故人令吏復上前金榛袖之去冀守復來迫留已守不追榛還京師大謗守治郡亡叛攀龍曰我何可與之友也作絕眇榛文示諸子元笑大罵曰老眇奴何不速死辱我五子真負心漢遇虬髯生當更剗去左目耳其後都

人士益惡榛榛日益寥落著有遊燕集自號四溟旅人
論曰李何以後七子襲其風韻握七寸之管以共揚葩
振藻於皇都稜稜乎直視千載之上者其于鱗乎元美
遂捧于鱗以共小天下何太欺人要即以爲後死之北
地信陽未爲過也子與左漢右唐如取如携子相寧爲
有瑕壁勿作無瑕石皆不自謂其令人矣跋扈狂奴駕
風鞭霆闌入盟所堪誇同調人豪傑生南海明珠好古
君子尚得因之旁採風雅而竟夭折眇生雖曰中叛燕
帝中何可無此人其遇盧生亦一俠客之雄乎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也三歲大父口授古詩百篇輒成
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歡既受師業盡發先世藏書
萬卷讀之屬辭壹稟諸古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筮仕爲
縣令入爲尚書郎出而治郡治兵十年所人初不知道
昆能爲古文一日王敬美見之嘆以爲數百年無此物
元美得其手書讀之大憮賞以謂似與子長孟堅酌往
非復今人觀也嘗爲友人著新都講業論以見志大都
言古今猶齊楚也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
李獻吉雄峙北郡襲漢舊而潤色之卽不能與漢士並

驅其視晚近所爲直土梗耳請借樂爲喻夫簞桴土鼓
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成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
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着家
其成則德不僻毋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千里耳楊雄
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積靡
也不深昔人有言不班白語道失非虛語也同郡山人
江氏瑩好古士也道昆與善語之曰余觀作者之汙隆
壹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遷譬之晏日卒於不
振明興驅左社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馮出日之光軼

輓近而稱古人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稍
有隨之其強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山人善詩古體道
昆曰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
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
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
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
爲朴而體益平平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
嗚嗚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
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起

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道昆初爲令上計時著有七論
皆悼世之詞巡撫閩中戚繼光爲閩帥時稱汪中丞文
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爲閩中三絕尋受劾免歸垂索
入門百口多負責家居抱損自下敦布衣之悃能蠶飲
百斗不亂不輕與人文章不噉名客見其架上牙籤萬
卷睥睨久之道昆曰而無苦其多耶此不過備檢証耳
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譬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
者不過三傑耳詞家時論天下名士獨推道昆與于鱗
示美尚足而三云所著有副墨及太函集行世

張佳胤字肖父蜀人也嘉靖之季京師有七子三甫言
語妙天下三甫者肖甫其一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爲
滑令有材畧滑故三輔巖邑也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
所遣訶事官校與詔旨並重佳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
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
語令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且與若有連胥吏以下
皆辟易挾令入內署出七首交令項曰若知我耶可予
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盍取之庫
佳胤曰庫金誠有之第不可與若上皆有賦長名氏今

曰予若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法引其項
曰若可取余首髯者曰吾曹第欲得金耳取汝首何爲
佳胤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得萬
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
曰縱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踴
躡儀門外得令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
始知爲劫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
前謁令曰倉卒中所賦金止此矣佳胤陽怒曰賦汝人
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

就之髡之首已落于刀下群縛弁者訊之皆有名賊也
急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并執而磔于市其爲政
嚴而愛人事暇間又矢爲詩歌爲也士絃誦時李干鱗
守順德爲比壤佳胤故傾慕之出其詩贊謁于鱗干鱗
大善之與折節講釣禮尋陞戶部主事是時燕中七子
公實死謝榛解于鱗已出守佳胤旣入都猶得及從元
美二三君子遊一時聲應之士豫章余德甫汝南張助
甫復相與翱翔其間於是輦下名士復尊鄉之稱三父
矣德甫名曰德刑曹卽助甫名九一吏曹卽德父爲人

簡遠有清致寡飲酒雅談笑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
輒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德甫條然其間不見彼有所加
此有所受年長於子鱗而事于鱗最謹無一語而不諷
法于鱗也者于鱗嘗稱於元美子與二人曰德甫詩乃
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請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
樹不淺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助甫成進士最
後以黃梅令進卽署七子時已多去國獨子相同舍相
得甚歡身長七尺軒軒若霞舉目光如電與談論曾吞
雲夢八九善草書投壺年最少成名最早于七子中心

服而不敢並立者唯元美一人餘姑舍是嘗語人曰
天下縉紳大夫率汨沒濂洛之波速化苟就飾其固陋
文之喪也久矣故有束性命爲前語斥相如爲俳優是
瞽者之辨色而聾者之賞音也半入理窟半終詞塲遂
以爲兼二家之指獵襲取之與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
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淺之乎其爲見也間有慕說古
昔規謨宏遠未探本根遽談枝葉是見彈而思鸚炙見
卵而求時夜志良殷矣其割裂糟粕刻畫無塩剽竊字
句似是亂真是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

幾何時而具肢體爲完人也孔子曰絃則是也聲則非也可勝慨哉三父時厠於七子之後擅名京師獨肖甫兼有文武材後爲都御史巡撫應天中蜚語去又起撫宣府晉兵部右侍郎督撫浙中先督撫以中旨減卒月餉卒噪而縛之車中以二千金謝過乃已事聞相江陵曰孰可以制之已而曰吾得人矣遂以佳胤往抵鎮市民之亂復起則游民之苦夜役不均者也佳胤輕輿出諭之姑叩首退而剽掠巨室夜火光亘天佳胤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先是卒之初倡亂者有

桀黠二人先督撫畏之已縱勿治佳胤曰吾有以處之
授策於主帥誘此二人令剪亂民以贖前罪二人聞之
喜帥群卒討之禽其豪五十人斬而梟諸市亂遂戢佳
胤佯爲喜予二人冠帶二人洋洋意自得且蟻視群卒
而侮之矣群卒大怨恨佳胤乃復授策於主帥乘群
卒之怒禽二人戮之餘皆赦勿治兵民兩安上下優詔
褒答賜緋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拜右都御史兼兵
部左侍郎尋又出總督薊遼三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
少保陞兵部尚書所著有居來集德甫從郎署出爲福

建按察副使會子相時理學政子與守汀州三人復得
以詩筒尋舊好子相卒于閩德父爲視含歛主喪事護
其柩歸揚德父尋亦罷官歸與國將用晦爲爾汝交相
唱酬以老助甫官至都御史卒之前歲嘗一夕夜校讎
其所著作妻諷之曰持此安歸助甫笑曰吾千古在焉
非乃所知今有綠波樓集具存焉

論曰張佳胤初爲諸生與友人劉玄子論英雄佳胤曰
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聞者已覘其器品之不凡矣
首試巖邑偃息而織二巨俠之益於几席之前及俠斧

鉞片書而定兵民之亂於股掌之上即令圯上孺子持
黃石公書出籌之帷幄中者寧過此耶故檄巴蜀者乃
子虛勒燕然者爲賓戲世無謂文士之不用於世也元
美嘗推稱三甫曰分甫之雄爽助甫之奇秀德甫之精
嚴皆吾所不及也